



李嵩《货郎图》，北京故宫博物院

□孙晓明

宋代的城乡商业模式经历了一场变革，自晚唐以来逐渐取消了坊、市分离制度，商业活动非常活跃。

南宋时期，以临安为代表的江南城市“人烟生聚、民物阜蕃、市井坊陌，数日经行不尽”，以贩卖日用杂货为生的流动商贩——货郎也应运而生。南宋画家李嵩的《货郎图》以货郎为主题，画作惟妙惟肖，成为记录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影像。

李嵩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少为木工，颇达绳墨，后为画家李从训养子习画。历南宋光宗、宁宗、理宗三朝，为画院待诏，“工画人物、道释，得从训遗意，尤精于界画”。

传世的李嵩《货郎图》目前主要有四件，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货郎图》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市担婴戏》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《货郎图》、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《货郎图》。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货郎图》为横卷，其余三件皆为扇面，从构图章法、线条、笔墨到意境皆相仿，再现了南宋货郎走街串巷、行走于乡野农村的画面。

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货郎图》为例，创作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年），描绘了一个货郎正在肩挑杂货担，不堪重负地弯着腰缓缓前行，画面刚好截取了货郎来到村头的一瞬间，货担上的物品繁多，从生产工具到儿童玩具，从旗帜彩幡到锅碗盘碟，可谓琳琅满目。

在构图上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货郎图》以货担为主体，分为左、右两组人物，左侧一组是儿童围绕货郎货担的情景；右侧一组是匆忙奔向货担的妇女与儿童，主次有别又相互呼应。背景仅有野地平坡、古柳疏草，色调轻淡，展现出村野的素朴。

技法上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货郎图》人物皆以线描勾勒，即便是细密繁杂的货物，亦描绘得一丝不苟，线条流利劲挺，略施淡彩，古朴而沉着，作品款署“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”。后经明代梁清标、孙承泽、项元汴等人收藏，归于清宫。乾隆皇帝题御制诗一首云：“肩挑重担那辞疲，夺攘儿童劳护持，莫笑货郎痴已甚，世人谁不似其痴”，著录于《石渠宝笈·初编》。

相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货郎图》的“全景式”呈现，其余三件皆取局部，并各有侧重。策展人童文娥从长卷、扇面的制式视角，探讨这种构图上的同质性与差异性，提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市担婴戏》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《货郎图》、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《货郎图》之间情节相连，富有戏剧性，形成如故事般发展的情节。当然，这种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，以表现广大空间的画法，明显受宋代“边角”式构图影响。在画面空间关系处理上，善于利用人物的姿势和身体位置的前后遮挡关系，营造人物之间复杂且合理的空间层次。运用倾斜线、人物视线与人物动作，完成了整个画面的“起承转合”关系，展现出画家深厚的界画基础。

关于李嵩《货郎图》的内涵，向来多有探讨。有的观点认为，总描绘农村僻壤、生活简陋，其中可能有讽世之意。有的人则提出，李嵩所画的货郎并非市井货郎小贩的形象，而是以元宵节等节庆表演中带有吉祥如意的“货郎调”为蓝本，再辅以艺术因素。还有人认为，李嵩把货郎描绘成身兼数职的形象，是为了体恤下层民众的疾苦和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。美术史家方闻在《宋元绘画》中，以李嵩《货郎图》为例，谈及南宋院

画，“尽管稍早前的文人画家极力抨击形似表现，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出，在宋代，写实的创作非常活跃”。实际上，无论是来自生活的真实，还是当时戏曲的演绎，其写实主义风格无疑成为宋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写照。

《货郎图》中的货物也颇为引人注目，按照功能分类，大体可分为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具两类，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农具、食物、儿童玩具等，展现出宋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景象。

玩具。玩具虽系小物，但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。《货郎图》中有儿童玩具数种，包括纸鸢、拨浪鼓、泥人等。以纸鸢为例，最初是军事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工具，后来逐步发展成一种游艺活动。陆游《村中书事》说，“文辞苦思徒妨睡，官职虚名不饥。垂老始知安乐法，纸鸢竹马伴儿嬉”，形象地描绘了儿童放风筝的情景。儿童可以在放风筝的过程中获得经验知识，提高对世界的认知，展现出宋人对生存意义的思索与追求。

茶具。宋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。制茶工艺空前发展，出现以贡茶、团茶为代表的新品种。从皇室到民间，皆以饮茶为时尚，还出现专供饮茶的茶馆，即便在乡间，也有满足旅行者需求的茶铺。在《货郎图》货郎的担子上，有比较齐整的饮茶器具，包括风炉、执壶、注子、茶匙等。相比南宋画家刘松年《撵茶图》中的茶器，虽然不甚雅致，但体现出饮茶风俗在民间的流行，即便在乡村也有相当大的需求。

蔬果。在宋代，蔬菜业作为商业性的农业而不断扩大。在一些较大的城市，除附近的菜园供其需要外，还靠其他州县运输。宋仁宗时彭卫任知州时，有“民之鬻蔬者，例出蔬供郡官以免身役”的说法。彭卫对向他缴纳菜蔬的园丁说：“我家食蔬少，尔持归鬻之，积钱尔家，待我终更并取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菜农向知州纳菜或者纳钱，可免除身役。《货郎图》中货郎担上有葱、姜、蒜、茄子等各式菜蔬。蔬菜业作为农业的重要部分，投入的人力与物力比粮食多，货郎贩菜的画面也展现出宋代农业的精细化与专业化。

山东黄米酒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货郎图》中有“山东黄米”的招幌，参照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《货郎图》中的“山东罗酒”字样，可知应为“山东黄米酒”。宋代对酒的管控相当严格，并实行禁榷制度，但在社会生活中并没有严格执行，因此在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宋代绘画中还可以看到悬有酒旗的铺子。不过，《货郎图》中的酒幌或许另有隐喻，艺术家秦漫在《李嵩(货郎图)文字辨析》中提出，“山东黄米酒”可以看作“开禧北伐”的余响，在此画创作前的数年，南宋北伐金朝的战争败北。对于南宋人而言，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已越来越遥不可及，山东黄米酒代表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愫。

《货郎图》还展现出写实主义在南宋的风行，这在宋代文学家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上也得到印证，书中关于北宋末年民间说唱、杂剧等表演的记载，关于当时各类酒馆以及特色饮食糕点的记录，关于市场各色买卖的描写，关于节令及生活民俗的描述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是写实的。

《货郎图》从一个市井小人物——货郎的视角出发，通过一系列图像和文字，隐含创作时的历史背景，不仅体现出画家“以图鉴史”的磊落格局，也再现了南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，成为后人了解南宋社会生活的一部“图像志”。

□李学朴

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的生活用具，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品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人们广泛传诵的名言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。”他所说的铜镜，就是古人生活中极常用的日常用品。

在中国古代，从石镜到金属镜，前后历时大约三千多年。春秋时期的《周礼·考工记》有一段记载：“金有六齐……金锡半谓之鉴，燧之齐。”“鉴”是平面镜，“燧”是用来聚焦日光取火的凹面反射镜。这段话说得明白，用黄铜（“金”）和锡各一半的合金（“齐”），是制作平面镜和聚焦镜的材料。这就充分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以前，人们就已懂得利用光的反射原理，磨光金属面制作镜子。

镜子就材料论，有青铜镜、瓦镜、金镜、铁镜、银华镜；就性能说，有正容的平面镜，有聚光和反射的凹凸透光镜。散见于史籍记载的，还有地境、照心镜、照骨镜等等。

中国古代的铸镜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。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说，古人很早以前就懂得镜面曲率与映象大小的关系，凹面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就大，凸面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就小。所以在铸镜时，就把大镜子做成平的，小镜子做成凸的。沈括还谈到有这么一面透光镜，镜背上有铭文，共二十字，用此镜接受日光，背面上的花纹和二十个字都透射在屋壁上，清清楚楚。沈括还收藏了一面古镜，用手按托镜面中心，就会发出响声。据现代科学家考证，这面古镜材料很可能不是纯铜或青铜的，更可能是由其他铜合金经冷却成型制成的。从这面镜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发达。

我们的祖先还利用平面镜反射的原理，在公元前2世纪前就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“潜望镜”。认识凹面镜的聚焦特性，利用凹面镜向日取火，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。古人之所以把凹面镜称为“阳燧”，意思就是利用太阳光来取火的工具，这是太阳能的最初应用。

古往今来，镜子也有许多妙用佳话和逸事趣闻。唐朝的冯履谦升任河北尉官后，有一个叫张怀德的人，特送一面装饰考究的铜镜道贺。冯履谦却拒不领情，他转告张怀德“清水照底，明镜照心，余之效官，心同于此”，表示他当官要像清水般明洁，像明镜般光明磊落。宋代吕文穆当了相国，有个藏有一面古镜的朝士，想把古镜献给吕文穆，吕文穆说：“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，何须照二百里的镜子？”拒绝了朝士行贿。《烈女传》记

载有一个名叫梁高行的寡妇，长得很漂亮，为了不至于一女嫁二夫，竟照着镜子把自己的鼻子割掉，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。

历史上还流传过“破镜重圆”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出自唐人孟棨所著《本事诗》：南朝最末的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妹妹，被封为乐昌公主，她姿容和才学超群，和陈国太子的下属徐德言结为夫妻。陈国日益衰微，一天徐德言对妻子说：“以你的才华和容貌，国亡后必定要落在豪强的手里，如果我们还有缘，我希望再见面，但要有个信物作为凭证。”徐德言于是将一面铜镜分成两半，自己留一半，另一半给妻子说：“你以后每年正月十五那天在集市上卖这半面镜子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也在这天来找你。”陈国亡国后，乐昌公主果然落入了隋朝大臣杨素家里，徐德言经过颠沛流离，终于回到了京城。正月十五这天，他来到集市上，看到有人正在高价叫卖半面镜子，徐德言将那人领到住处。那人所卖的半面镜子与自己的半面镜子正好合在了一起，徐德言于是写了一首诗：“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未归！无复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辉！”陈氏看到诗后，心中很悲痛。这事被杨素知道了，就让陈氏和徐德言团聚，并送给他俩许多东西，后来徐德言与陈氏回到了江南，二人白头偕老。一面铜镜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，由此可见古人对铜镜的重视程度，铜镜还经常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和象征物，汉代铜镜上就铸有“长相思，毋相忘”的句子。

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，讲究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经双方长辈同意后就下聘礼，聘礼中就有铜镜和镜台。元朝戏剧家关汉卿在他所著的《温太真玉镜台》一剧中，对镜台做聘礼的故事有生动的记述。

古时，很多室名别号都用“镜”字命名，如镜山庵、镜心楼、镜古堂、镜池阁、镜珠窗、镜雪亭、镜湖轩、镜心石屋、镜虹吟室、镜碧山房、镜斋义人、镜湖逸士、镜田志人等等，由此可见古人对镜子的热爱。不仅如此，古时还有不少咏镜诗，或直抒胸臆，或托物寄情。梁简文帝赞叹镜子：“金精石英，冰辉沼清”“云开月见，水净珠明”。南北朝的文学家庾信也称赞镜子：“光如一片水，影照两边人”。南北朝诗人高爽的咏镜诗中写道：“初上凤凰墀，此镜照蛾眉。言照长相守，不照长相思。虚心会不采，贞明空自欺。无言此故物，更曾对新期。”诗人朱超道的咏镜诗更是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一位女子的满腹怨恨，“唯余心里恨，影中恒不和”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颜莉

[文化观]

# 从《货郎图》看宋代社会生活

【短史记】

## 镜鉴千秋大美华夏